

#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

李世忠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作为专有地理名词,“长安”本指立都关中的汉、唐等王朝京城,但是进入宋词意象体系的“长安”,除指称本朝都城汴京、临安之外,也被宋代词人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从宋词文本出发,通过对宋词中频繁使用的“长安”意象之考察,认为“长安”在宋词中不仅是官场、君恩、文人政治理想、政治名利场以及玩乐之地等的代称,甚至在南宋词中,它也指王朝丧失的北方疆域;“长安”在宋词中的丰富含义及其意义的变化,既与宋王朝治下国运衰微的现实有关,也与宋人对前代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

**关键词:**宋词;长安;意象;仕宦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2-0018-06

汉唐时代盛极一时的都城长安,进入宋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转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至南宋,因金人对关辅地区的占领,长安甚至沦为“外域”。但长安这个名称,却并未随其所指称城市的衰落、或从宋王朝版图上消失而退出宋人视野。相反,它频繁地出现于宋词之中。

## 一、“长安”在历史典籍中的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指乡聚。北宋宋敏求《长安志》:“长安,本秦之乡名。”<sup>[1]</sup>《史记·卢绾传》:“卢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sup>[2]</sup>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史记·秦始皇本纪》八年云:‘弟长安君成蟫将军击赵,反。’又咸阳一带尝出土有‘长安’圆钱,当为秦物,足证长安之名始于始皇初期。”<sup>[3]</sup>这些资料都说明,作为乡聚名称的“长安”一词起源甚早,大概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至汉代卢绾封长安侯,亦用“长安”指秦咸阳故地,后以长安为县名,也是此意

之衍生。

第二个含义是指历史上先后在关中地区建都的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隋、唐等政权的都城。《三辅黄图序》:“汉高祖有天下,始都长安,实曰西京,欲其子孙长安都于此也。”<sup>[3]</sup>《长安志》:“汉兴,立都长安。”<sup>[1]</sup>这都说明,作为都城名称的“长安”,除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使用外,也开始有了“长治久安”的政治含义。实际上,作为指称王朝都城的地理名词,汉长安与隋唐长安的具体位置并不相同。考古探索表明,汉长安城位于西周古都丰、镐二京东北、秦都咸阳南部一带,隔渭河与咸阳城北的咸阳宫遥遥相望。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时,因长安城历八百余年兴废,已残破狭小,就在汉长安城东南重新兴建大兴城作为国都。唐王朝建立以后,遂易名隋大兴城为长安。

第三个含义是泛指“被山带河”的关中地区。《汉书·高帝纪》载田肯贺汉高祖语云:“(陛下)治秦中。秦,形势之国也,带河阻山,县隔千里,持戟百

收稿日期:2013-03-06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2010JK350)

作者简介:李世忠(1979-),男,甘肃庆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

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sup>[4]</sup>《汉书·娄敬传》载娄敬言云:“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sup>[4]</sup>关中的地理范围,依《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指“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sup>[5]</sup>的这一片地区。

第四个含义是泛指封建时代的皇都。如明人蒋一葵《长安客话》记载北京地方历史、地理沿革及风习等,书名中的“长安”,即明代京城北京。

综上所述,长安从最早的乡聚名,演变为汉唐等王朝首都名称,再进一步引申、演变为泛指后代封建王朝都城。这些变化,实际上始终都没有脱离它作为一个地理专有名词的范畴。

## 二、宋词中“长安”发生的意义变化

第一,宋代词人用它来指称本朝都城汴京及临安。二万余首宋词中,词人指称本朝京城时使用“汴京”或“临安”字样的作品,仅有数首,而以“长安”代称两座京城的作品却多达一百余首。

如苏轼《沁园春》词写他与苏辙当年赴汴京求仕事云:“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sup>[6]</sup>这首词中,苏轼本是写自己从家乡眉山至北宋京城汴京(今开封),但他不说是去汴京,而说是去“长安”。虽然他也用了西晋时南士领袖陆机、陆云兄弟从老家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赴京城求仕之典。然二陆当年求仕去的也不是长安,而是洛阳。苏轼在这里以长安连续指代时空不同的两个京城,可见“长安”历来作为读书人求仕目的地,于他有何等深刻印象。在《西江月》一词中,他又说:“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sup>[6]</sup>北宋京口(今镇江)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汇处,连岗三面,大江横陈,属宋代淮南东路,这里距隶属宋永兴军路的关中长安,东西遥隔。苏轼的目的地自然是京城汴京,但他却用了“长安”一词。

北宋词人黄裳的《宴琼林》也是这样用的:“霜月和银灯,乍送目楼台,星汉高下。爱东风、已暖绮罗香,竞走去来车马。红莲万斛,开尽处、长安一夜。”<sup>[6]</sup>该词写在京城夜晚观灯的情形,这当然不可能是发生在关中长安的事,但他仍然用了“长安”一

词指称这座燃放花灯의当代帝都。

类似这样的用法,在南宋词人笔下更多。如辛弃疾《水龙吟》:“行期定否,征车几两,去程多少。有客书来,长安却早,传闻追绍。”<sup>[6]</sup>此词是写给朋友的,谈时事却不愿直说临安而以“长安”代之。《永遇乐》:“紫陌长安,看花年少,无限歌舞。白发怜君,寻芳较晚,卷地惊风雨。”<sup>[6]</sup>《木兰花慢》:“长安故人问我,道寻常、泥酒只依然。”<sup>[6]</sup>也都是以“长安”指称京城临安。

其他如郭应祥《万年欢》:“佳气葱葱,望长安日下,鸾鹤翔舞。天佑皇家,当年挺生真主。”<sup>[6]</sup>卢祖皋《木兰花慢》:“长安又惊岁换,笑吹来、空点发成丝。”<sup>[6]</sup>吴文英《三姝媚》:“又客长安,叹断襟零袂,涴尘谁浣。”<sup>[6]</sup>姚勉《沁园春》(送友人归蜀):“明年里,踏梅花有分,相见长安。”<sup>[6]</sup>张炎《绮罗香》:“长安谁问倦旅,羞见衰颜借酒,飘零如许。”<sup>[6]</sup>等等。这些词中的“长安”,统统指南宋都城临安。

第二,词人们也以此词指称官场与宦途。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封建王朝国都的关中长安,对求取功名的士子来说,不仅是一个走向政界的起点,也是荆棘丛生、布满坎坷的仕宦之路的象征。所以在宋词中,“长安”自然就成了士人艰辛仕宦之途的代称。如陈人杰《沁园春》:“春为谁来,谁遣之归,挽之不还。纵小桃秣李,大都寂寞,紫薇红药,未到阑珊。毕竟须归,何妨小驻,容我一尊烟雨间。春无语,只游丝舞蝶,懒上杯盘。故园,风物班班,奈声利羁留身未闲。望归鸿影尽,白云万里,啼鹃声切,落日千山。春却笑人,年来何事,要得一归如许难。君知否,百八盘世路,尽在长安。”<sup>[6]</sup>

陈人杰是南宋后期人,又名经国,字刚父,号龟峰。从他的姓名和字号里,似可见其壮志满怀的人生期许,然事实上他曾流落两淮、荆湘等地多年。这首词末尾所说的“百八盘世路,尽在长安”,与他在另一首同牌词中所感叹的“叹封侯心在,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sup>[6]</sup>,实乃同一义。奸臣当道,政途多艰,这样词人以“长安”的“百八盘世路”,比喻险患四伏的从政之路之意就甚为清楚。

宦途顺利、政治前景看好,则“长安”在望,否则就难见“长安”。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又是从政者仕宦前景、政治理想的象征。这实际上是“长安”官场、宦途意的引申,它的出处在《世说新语》中。《世说新语·夙惠》载:“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

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sup>[7]</sup>

宋词中的“日近长安远”之典,即由此而来。然宋词作者使用这个典故时,他们更多的是充满了对自己仕宦不举的自嘲与无奈。如李流谦《小重山》:“轻暑单衣四月天。重来间屈指,惜流年。人间何处有神仙。安排我,花底与尊前。争道使君贤。笔端驱万马,驻平川。长安只在日西边。空回首,乔木淡疏烟。”<sup>[6]</sup>又如朱敦儒《谒金门》:“春怎恋,楼外绿催红殿。短袖迎风愁半卷,手寒无处暖。目断蓬莱宫殿,引去谁怜谁怨。相见不如青翅燕,举头长安远。”<sup>[6]</sup>

这两首词中,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长安”遥不可及的感叹。他们借助“长安”意象,既写出了远离京城、人生漂流的无助、无奈,又写出了仕宦蹉跎、百事无成的哀痛。这样的抒情在南宋辛弃疾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辛弃疾是行伍出身的豪杰,一生主张抗战,但残酷的现实却使他做了舞文弄墨的文人,而他的“归正人”身份也使得他在南宋政权中处境孤危。这样,红尘滚滚的“长安道”、“长安路”等意象,无疑就成了词人形象表达其政治哀感的载体。如他的《水调歌头》:“君莫赋幽愤,一语试相开。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我愧渊明久矣,独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sup>[6]</sup>《最高楼》:“长安道,投老倦游归。”<sup>[6]</sup>另一首《水调歌头》这样写道:“落日古城角,把酒劝君留。长安路远,何事风雪蔽貂裘。散尽黄金身世,不管秦楼人怨,归计狎沙鸥。明夜扁舟去,和月载离愁。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何处依刘客,寂寞赋登楼。”<sup>[6]</sup>《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sup>[6]</sup>在此《水调歌头》词中,作者言长安路远且风雪逼人、貂裘尽敝,写尽了人生仕宦之路的艰难坎坷;在《鹧鸪天》词中,则将长安道与人间归耕之路对举,言离开这条道后所见松竹花鸟之美好。如此,词人以“长安”喻险患仕途之意甚明。

第三,与“长安”的仕宦、官场义相关,宋词还由此进一步引申出“长安”意象的“君恩”意。君恩可及,则长安近在咫尺;君恩不及,则长安远在天边。如苏轼《千秋岁》:“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

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冀。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sup>[6]</sup>

苏轼一生尽历政治磨难,晚年更被放逐到遥远的海南岛。漫长的贬谪岁月中,他当年向神宗皇帝上书言政的政治热情早已消磨殆尽,而君主眷顾的恩遇于他亦荡然无存,所以这首词抒情十分悲怆。他以“斜阳正与长安对”之句,既言传远离朝廷政治中心之事实,更表达自己年华将尽而君恩难顾的悲戚。

同样表达此意者,如张抡《烛影摇红》:“双阙中天,凤楼十二春寒浅。去年元夜奉宸游,曾侍瑶池宴。玉殿珠帘尽卷。拥群仙、蓬壶阆苑。五云深处,万烛光中,揭天丝管。驰隙流年,恍如一瞬星霜换。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可是尘缘未断。漫惆怅、华胥梦短。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sup>[6]</sup>

此词中,作者因“今宵”皇恩难眷,不禁产生了昔荣今悴的深沉感慨。词上阙写昔日京城之荣遇,自言于去年之今日,曾陪侍皇帝元夜开宴,尽享节庆之乐;下阙写今日之孤凄与憔悴,虽“长安”离他已远,然自己却难忘世俗功名荣华与昔日君恩眷顾。这样,“长安”喻示的皇恩、君恩意就十分明显。

第四,指名利场或玩乐之地。宋代城市经济发达,北宋汴京、扬州,南宋临安等地都是娱乐文化极发达之地。少年、荡子滞留城镇久游不归,此景象与汉唐时代长安城中公子王孙之走狗斗鸡、纵博狂饮等,实无二致。故宋词以“长安”指称冶游之地,亦有现实与传统之基础。如高观国《临江仙》:“俱是洛阳年少客,才华迥出天真。青衫惯拂软红尘。酒狂因月舞,诗俊为梅新。寄语长安风月道,莺花缓作青春。披风沐露问前津。客中春不当,归去倍还人。”<sup>[6]</sup>

刘过《贺新郎》:“多病刘郎瘦。最伤心、天寒岁晚,客他乡久。大舸翩翩何许至,元是高阳旧友。便一笑、相欢携手。为问武昌城下月,定何如、扬子江头柳。追往事,两眉皱。烛花细翦明於昼。唤青娥、小红楼上,殷勤劝酒。昵昵琵琶恩怨语,春笋轻笼翠袖。看舞彻、金钗微溜。若见故乡吾父老,道长安市上狂如旧。重会面,几时又。”<sup>[6]</sup>

高观国隐括初唐诗人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诗意,其笔下的“长安”,论春来之景致,则红尘风月满眼;言士人之活动,则酒狂诗俊梅新;刘过是南宋

中期词人,一生以建功自许却屡试不第,这首词表达其报国无门的愤懑心情。所谓“长安市上狂如旧”,也不过是说自己四处漂流、狂放恣乐这样的生活与心态而已。

宋代以前的长安城,是权臣世族、墨客文人的荟萃之地,有人在这里升官发财,更有人在此尝尽了生活的苦味之汁。所以宋词中,那些看惯了官场政治投机与人情险恶的词人,往往把他一腔悲愤及对名利追求的厌倦情怀,借“长安”意象来传达。如辛弃疾《念奴娇》:“炙手炎来,掉头冷去,无限长安客”;《点绛唇》:“身后功名,古来不换生前醉。青鞋自喜。不踏长安市”。“长安客”、“长安市”,在这里都是政治名利场的代称。

第五,指北方沦陷区。“长安”意象的这一含义,主要出自南宋词中。如辛弃疾《满江红》:“湖海平生,算不负、苍髯如戟。闻道是、君王著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便凤凰、飞诏下天来,催归急。车马路,儿童泣。风雨暗,旌旗湿。看野梅官柳,东风消息。莫向蔗庵追语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sup>[6]</sup>此词中的“长安正在天西北”,从字面看,是说长安城在西北方向,然作者本意却是以“长安”指称沦入敌手的宋王朝北方领土。在另一首《水龙吟》词中,他也说:“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sup>[6]</sup>,用法与此类似。

### 三、宋词多出“长安”意象的原因

为什么宋词中“长安”意象频出且含义多变?笔者认为,这既是宋代现实政治激发的产物,同时也是汉唐文化传统在宋代传承的结果。

第一,赵宋王朝治下的国运衰微之状,及汉唐时代长安城入宋后败毁、甚至沦为外域的现实,激发了词人对汉唐盛世的缅怀,从而使得“长安”成为词世界中一个常用常新的意象。

前已有述,作为历史上周秦汉唐等时代的政治中心,盛丽无比的长安城曾受多国瞩目、万民景仰,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千多年。然自唐昭宗天佑元年(904),朱温胁唐皇室东迁洛阳后,长安城即不复为都。此后,长安城的行政地位、归属、名称等屡有变更。据《旧五代史》、《通鉴》等记载,后梁开平元年(907),以汴京为开封府,称东都,以洛阳为西都,至此,唐长安作为西京之名亦废,京兆府改雍州,属佑国军,置大安府。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二月,佑

国军改永平军。后唐同光元年(923)十一月,复以长安为西京,改大安府为京兆府。后晋天福三年(938)十月,西京废,改永平军为晋昌军。后汉乾祐元年(948)三月,改晋昌军为永兴军,府名京兆。北宋建国,长安属永兴军,府名仍为京兆。太宗至道三年(977),分天下十五路,京兆属陕西路。

宋敏求《长安志》载唐京兆府辖二十三县,北宋仅辖十三县,且其辖区南移。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外城3个部分组成,宋代长安城只就原唐皇城加以改造。据考古探查,改建后的宋长安城不及唐时十六分之一<sup>[8]</sup>。元代李好文《长安图志》云:“新城,唐天祐匡国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门,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新城。即今奉元路府之治所也。”<sup>[9]</sup>

另外,就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而言,北宋王朝建立后,这里已变成了宋夏军事对抗的前沿,其经济、文化历唐末五代战乱洗劫不仅未得全面恢复,而且有进一步败落迹象。宋太宗时的张鉴指出,因对西夏用兵,“关辅之民,数年以来,并有科役,畜舍荡尽,庐舍顿空”<sup>[10]</sup>。(卷227)宋仁宗时,余靖亦言:“今自西陲用兵,国帑虚竭”,陕西一带,“民亡储蓄,十室九空”<sup>[10]</sup>。(卷320)宋神宗时,司马光上书言:“关中饥馑,十室九空,为贼盗者纷纷已多。县官仓库之积,所余无几”<sup>[10]</sup>。(卷191)宋敏求《长安志》云:“唐大明宫,在县东北五里,今旧迹悉废。唯复道及含元、蓬莱殿,蓬莱山遗址略存。”<sup>[1]</sup>而“兴庆宫经巢寇五代至宋,湮灭尽净,唯有一池”<sup>[11]</sup>。北宋中期以后,昔日繁华的雁塔、曲江一带游人罕至,一片荒凉。张礼《游城南记》载:“倚塔下瞰曲江宫殿乐游宴嬉之地,皆为野草,不觉有黍离麦秀之感。”曲江,“今为滨江农家湮塞,然春秋积雨池中,犹有水焉”<sup>[12]</sup>,“寻所谓何将军山林而不可见,因思唐人之居城南者,往往旧迹埋没,无可考求”<sup>[12]</sup>。

南宋后,长安因被金人攻占而沦为外域。宋高宗时,张浚建言“中兴当自关陕始”<sup>[10]</sup>。(卷361)“金娄宿围长安,外援不至,城陷,陇右大震。三年,虜渡渭河,犯永兴,张浚合兵四十万,败於富平。三年,浚复取,旋复失。”<sup>[13]</sup>(卷322)关陕形势之地的断送,使“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sup>[14]</sup>,中原自此亦永无恢复之期。

中唐时代“京师之人,不啻百万”<sup>[15]</sup>的长安,入宋,“仅数万家”(陕西省博物馆馆藏《善感禅院新井

记碑》碑刻)。其萧条荒凉的景象也屡入宋人诗中。如方回《长安》:“客从函谷过南州,略说长安旧日愁。仙隐有峰存紫阁,僧居无寺问红楼。兰亭古瘞藏狐貉,椒壁遗基牧马牛。万古不随人事改,独余清渭向东流。”<sup>[16]</sup>

昔日盛丽无比的长安,除了清澈的渭水依旧东流之外,其他已面目全非,这种情况在宋诗中一再出现。苏舜钦《游南内九龙宫》:“树穿瑶甃裂,碑碎玉镂空。九曲皆遗石,诸王只断蓬。”<sup>[16]</sup>李复《玄都观》:“龟刻露藓暗,石坛霜草黄。断瓦出耕土,犹月金碧光。甘泉分远脉,来自惠山长。桃花久不开,空余葵麦荒。”<sup>[16]</sup>李献甫《长安行》:“长安大道无人行,黄尘不起生荆棘。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向来百二秦之势,只今百二秦之名。……黄尘漫漫愁杀人,但见蔽野群鸡鸣。河东游子泪如雨,眼花落日迷秦城。”(《陕西通志》卷95)陈规《过骊山》:“丰镐无由问古基,三章只见黍离诗。而今多少华清石,都与行人刻艳词。”陈诗自注云:“客有自关辅来言,秦民之东徙者余数十万口,携持负载,络绎山谷间,昼餐无粮糒,夕休无室庐。饥羸暴露,濒死无几。间有发为秦声写去国之情者,余闻之悲不可禁,乃作商歌十章,倚其章以纾余怀。”(《陕西通志》卷97)

曾为万国来朝之都的长安,破败如此;曾经的京畿之地、皇城根下的居民,流离失所如此。宋王朝对外用兵的失利及国势的衰微,不仅使得王朝版图急遽缩小,而且对比历史上汉唐时期国势强盛、百姓安居的局面,宋人、尤其南宋人有一种莫名的心理压力。这样的情况下,“长安”又如何可以忘怀?张榘《贺新凉》:“西风乱叶长安树。叹离离、荒宫废苑,几番禾黍。水龙吟》亦云:“往事悠悠,物华非旧,江山仍丽。怅斜阳芳草,长安不见,谁共洒、新亭泪。”<sup>[6]</sup>此类长安意象的用例,就很是能说明问题。

所以,宋词以长安指称宋代都城,其中无疑有宋人心中的强大梦在,也有他们对长安历史、文化的留恋,这是对一个时代的怀念。而以长安指称北方失地,则是国祚衰弱、国运沉沦在志士心中反激而生的自强之音,是对当代政治的批判。

第二,宋词中多出长安意象,这也是汉唐历史文化传统在宋代承传的必然结果。长安一地在自西周以来的千百年中,长期用作国都,它是无数谋求个人出路的读书人心中向往的胜地。他们奔走在这条黄尘漫漫的古道上,其人生价值、生命意义、荣辱进退

等,都与长安联结。求仕路上的歌笑悲哭,得志失意,凝结为士子们心中的长安情结;仕宦路上的复杂感受与情绪经验,也使得长安变为他们心中的不了之梦。因此,入宋以后,只要士人奔赴京都求仕的社会格局没有变,求仕过程中的情绪体验与前人比没有太大变化,那么,“长安”在他们心中就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永恒存在。这样,词人以长安指称宦途,指称君恩,指称名利场等,就不难理解。当他们写下“冒征尘远况,自古凄凉长安道”(柳永《轮台子》),“羨子征鞍,去上长安道”(吕胜己《蝶恋花》),及“红尘自古长安道”(晏几道《秋蕊香》)等词句时,出现在词人心灵世界中的长安,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名词,而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符号。它反映的是词人在寻找个体生命意义、价值过程中,对固有文化传统的认同。

## 四、结 语

综上,在词世界中抒发诸多生活感受的宋代词人,无疑都是在其笔下所使用的“长安”意象的丰富内涵中,寻找能够承载其情感的多维空间,这正是宋词频繁使用含义丰富的“长安”意象的基本前提。作为擅长描写人心幽微细腻感受的心绪型文学,宋词使用此意象,大而言之,体现了宋代文人对中华民族以往历史文化的接受、学习;小而言之,通过频繁使用“长安”意象,不断传达着词人反映时代政治、关注现实人生的淑世情怀,而词体文学的情感意蕴,也因之得到深化。

### 参考文献:

- [1] 宋敏求.长安志[O].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 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 [6]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 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J].考古,1982(6):641-646.
- [9] 李好文.长安图志:卷上[O].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1]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M].黄永年,点校.北京:中华书

局,1990.

[12] 张 礼.游城南记[M].史念海,曹尔琴,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3]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 钱士升.南宋书:卷一[M].林开甲,唐子恒,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南:齐鲁书社,2000.

[15] 韩 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Chang'an image in the Song poetry

LI Shi-z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s a geographic term, “Chang’an” used to refer to the capital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but the term “Chang’an” in Song poetry referred to the capital in that period, such as Bianjing an Lin’an, what is more, it was endowed with rich and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 After the study of the image of “Chang’an” frequently used in Song poetry, we find this term was used to refer to officialdom, kindness of the emperor, political ideal, political vanity fair and fun place. In Southern Song poetry, “Chang’an” referred to the lost northern territory. The rich and various meanings of “Chang’an” in Song poetry were associated not only with the reality of Song dynasty but also with the culture inheritance from the previous dynasties.

**Key words:** Song poetry; Chang’an; image; official career

(上接第 5 页)

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因文化崇拜,各地出现了多处纪念性的陵庙,内中均无真身尸骨,没有必要争论谁真谁假;但历代王朝用规范礼制的办法确定下来的陵庙祭祀地点却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因而也带有唯一性。自觉遵守成规,有助于中华民族彻底摆脱

琐细的分割,巩固历史形成的统一,这是大局;相对而言,地方利益再大,也是小局;以小局服从大局,应是每个国人立言、立事、立功的基本出发点。封建帝王尚且懂得按一人一地原则规范历代帝王陵庙的重要性,今日之大人先生者流,却懵懵懂懂,随意为左右袒,岂不是太缺乏政治智慧了吗?

Opinions on the site of mausoleum of Huangdi

ZHAO Shi-ch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Huangdi is a legendary character or historical figure. For Huangdi’s temples and hometowns are only monuments, there is no need to argue whether they real or not. Whereas the ceremonial site by the rituals of the previous dynasties is of conventional significance and it helps strengthen the unity, so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inherit and abide by the site.

**Key words:** Huangdi hometown; Huangdi mausoleum; HUANGFU Mi; *The age of kings*;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